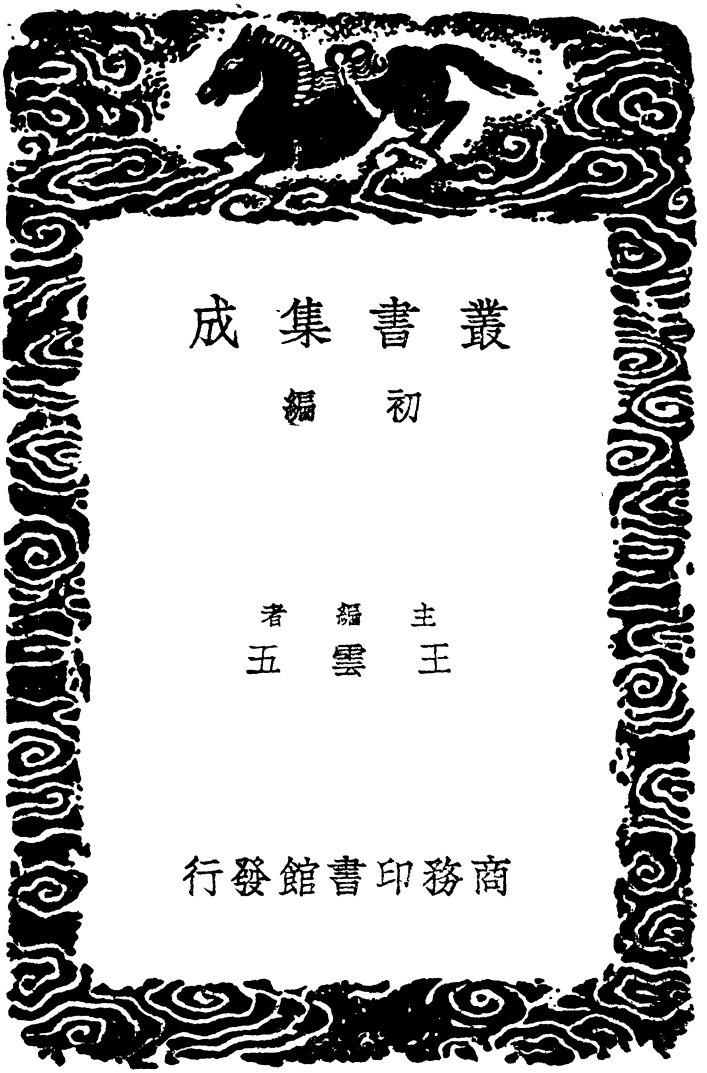
國琛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琛集

唐樞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

國琛集上卷

唐樞

劉基括蒼人博學精象緯志切安攘著郁離子書始謁　太祖以天道後舉者勝一語契之遂置幄中多所咨受以成大功公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危急真氣勇發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　太祖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且曰吾子房也封誠意伯

李善長定遠人　太祖初起兵畧滁陽途逅與語稱

旨遂置幃幄俾掌書紀已而郭子興欲援入麾下公強不肯行自是終其官典中書省密議褒然爲羣寮之長凡軍機饋餉開國大制度悉所贊畫及推戴穎王立帝度德相時識歸真主爲天下臣民先後累陳胡黨暴卒員外王國用少卿陳汝輝疏伸其冤　太祖感悔

陶安當塗人　太祖初渡江迎謁軍門勸取金陵期以帝王救世之功定鼎後開禮樂二局首命公爲學士一代典章悉所從出其開國儒臣之宗乎李習朱善吳沉王逵王景朱升蘇伯衡危素黃縉徐

一婁鮑恂劉仲實劉三吾詹同葛鈞潘廷堅秦裕伯陳桱李翀張以寧牛諒貝瓊或辭勝不適用或才局不善通或成晃自是或隘器難伸或老歲不競皆出公之亞焉

取天下在識勢運天下在識事定天下在識本三識備以符翊真主是故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佐劉以後先着屈羣策李以國老和羣將陶以儒術餙吏事皆真主所先具而能燕用之者也精蘊未緘子房無以辟穀不免惟庸毒殺之慘韓國先老幾矣而志緑業識依違時輩終

見所累姑就以經義掩大用自知三所不如尋亦出守令行省無以昌其所業識天下而輕自照其惟智者之千慮哉

武寧王徐達鳳陽人　太祖起義兵首謁麾下其動靜語默悉超羣英乃命爲帥長從渡江定金陵樞運四征幄麾百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謀無所不成攻無所不克王言簡慮精命出不二諸將敬諾神明所至攻城不屠受降不殺成功不矜至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不以取忠志無疵非人所能同日語也

忠武王常遇春懷遠人忠信智勇膂力絕世佐　太
祖飛渡太江霆擊電掃東南郡縣以次削平既復
下充豫遂議北征至通州禁侵暴務安輯人不知
兵市不易肆皆愛戴之如父母乃進收燕都尋平
河東入秦復率師破開平大俘獲以還
武順王鄧愈泗州人勇力過人能奉法以惠恩恤下
從　太祖渡江命守廣德謝長鎗寇城大敗之移
戍宣州領兵克徽州破苗楊攻師十餘萬遂取嚴
州畧浙江臨安大敗張矩於閑林寨擊走僞漢部
將命守饒州討陳友諒於江州乃下江西留鎮之

復出鎮襄陽西抵巴蜀北控河洛大敗王保保於定西南平溪洞窮追番部至崑崙山而廣德宣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州民懷德獨深

岐陽王李文忠肝胎人　太祖之姊之子年十二無母鞠於　太祖即能事戰初守畧池太及浙江杭嚴東拒偽吳西當偽漢會金華苗獠殺胡大海王率兵趨逐吳以二十萬衆寇新城王與戰衝突敵陣中格殺潰之尋提兵北伐獲元皇孫宮妃復移鎮西蜀已而副中山王駈馳山後至白登三不刺攻大寧高州大石崖皆克之王釋兵家居恂恂若

儒士尤耽羣籍聲色之事澹然

襄武王湯和鳳陽人驍勇饒智畧始從郭子興　太祖取和州遂委心奉之從渡江克常州江陰平姑蘇諭降方國珍殄姚大膽畧定閩中諸郡同中山宋國北征趙代復下蜀討五開山獠王臨陣決機有語及兵法輒笑爲泥古又善繕甓城郭海上多遺世澤

昭靖王沐英鳳陽人八歲歸　太祖憐其孤幼以子鞠之年十八出鎮鎮江綽有聲績內托肺腑外秉節鉞以麾諸夏南平閩越擒陳友定西畧崑崙達

涉流河掀拌柯踣夜郎躁烏蠻生擒踐世下車里八百平緬皆虎視以雄遂啚鎮之王以仁智爲理閩庠序以示禮迪官常以示制均政役以示安周撫集以示棘破思倫法以示怒泣俘馘以示恩諸部懷仁服義豫附輯欵收其土貢以充軍實

六王元祀開國奏膚表表無以尚之以鋒鏑莫若行伍以行伍莫若幃幄以幃幄莫若神武而不殺是故有取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盖復有可言者乎濟濟多士揮霍廣宴曾是不少則非所急聞也敢金列如左洪武三年大封功

臣公六人李善長徐達常茂李文忠馮勝鄧愈
侯二十八人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華雲
龍顧時耿炳文陳德郭子興王志原鄭遇春費
聚吳良吳貞趙庸廖永忠俞通源華高楊璟康
鐸朱亮傅友德胡均美韓政黃彬曹良臣梅思
祖費聚十七年所定功次功高望重智總兵者
八人徐達李文忠鄧愈湯和馮勝沐英耿炳文
吳良專簿書而聽指示一人李善長以義氣而
功封三人鄭遇春王志原費聚隨軍征討有功
十九人周德興郭子興趙庸仇成李新俞通源

謝成張德吳貞江興祖陳桓張赫朱壽廖永忠陳德顧時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自建功者十五人傅友德藍玉葉升曹震張溫王弼郭英曹興周武吳復金朝興薛顯胡海張翼朱亮祖因父而封四人常昇康鐸陳輅濮璵來歸者七人韓政曹良臣楊璟陸聚梅思祖黃彬胡均㝢然得與功臣廟祀惟二十一人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馮國用胡大海趙德勝華高張德勝俞通海吳良吳貞康茂才曹良臣吳復耿再成茆成孫興祖其至今子孫得襲封爵者

惟黔寧中山兩氏餘皆廢罷

長史桂彥良通經史百家言嘯嘛儒學洪武六年被徵白衣賜宴諮以治道對曰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而賞罰差太平未有期也屢援經訓獻納太祖每稱善有以墨敗官者處死力諫當如律又問法行數犯曰用德佚用法勞嘗進　皇太子心圖及上太平十二策　太祖曰卿帝者師也

陳遇金陵人博究經史有治才　太祖召見禮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間命廐馬送歸車駕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攄悃所獻替悉保國

安民至計授學士者再固辭授侍郎固辭授禮部尚書又固辭乃不復強之以官欲官其子亦辭謝眷待之隆亞於勳戚

陳雅言永豐人爲人明粹剛直有用世之志窮研經史爲文章充衍有格氣慷慨尚義能急人之困損所有而不恤洪武中爲教諭

章溢龍泉人騎冠從王叔剛游明用世之學數以布衣集鄉族以捍大患及見　太祖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僉浙江湖廣按察司事命征八蠻守處州隨職效勤事咸中其區畫及議分屯料阮

德柔設水軍所討文忠取建寧不爽尺寸惜不爲大用今當安攘之寄任其馳驅耳官至御史中丞許瑗諸暨人好學秉志能以忠信許人且識攻取之術以儒士謁　太祖因說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獨安有勇畧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識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　太祖深然之命爲博士尋守太平爲漢陽太平許不屈死之

志士騰才不可以無具經義之爲功大矣而迂儒泥古不以爲是心注脚則豈善窮以致用哉

桂陳乏施章無大用而許以殞滅後世疑其泥焉然而其爲具自在矣　太祖以不碍之心隨在聽而取之其亦一時之馮翼哉

學士宋濂金華人少慕古人之學研究經史析理精微而泛濫於百家言悉得其旨要乃發而爲文雄麗溫雅浩然不息元末避亂龍門山太祖徵至甚眷之命司制作一代典章文物承旨揮次皆傳後大紀述天下無賢愚識不識企之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麗安南使購公文不啻拱璧公坦重任真不忤物爲人紿亦不較

待制王禕義烏人屹然有奇氣人初見若不敢郎一言之入則情義藹然於經史百家無不究其極其爲文宏麗沉雄　太祖初渡江禮任之洪武五年使雲南諭降梁王辭嚴義正梁君臣駭顧已有降意會元使脫脫以徵餉至欲連兵拒我乃以危言迫梁王拘匿歲餘殺之

吳伯宗洪武開科狀元金谿人性勁直不囬忤胡惟庸坐謫鳳陽上疏論時政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召還尋忤旨復謫教諭亦召還拜大學士尋復以事累降檢討初業舉識者見其文嘆曰此

兒王光勉氣終不能掩後果克然

侍郎魯魯新淦人七歲能暗誦九經稍長泛濫史籍凡古今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悉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數十九謁虞伯生知博而反說於約　太祖起公脩元史當羣言沸騰公歷舉傳記答之時謂公能以舌爲筆宋潛溪以筆爲舌

胡翰金華人學博無所不窺爲文章明潔簡峻論議出人意欵句灑然不落塵俗之態雅好泉石幅巾短杖著書以自樂有勸之仕劇謝之　太祖聘致授

衢州教授預修元史初學古文於吳淵潁萊懋宋
潛溪攻舉于業移書招之同學
趙撝謙餘姚人雅追古學欲探造化之原洪武十二
年聘至京修正韻與僚官不合歸二十二年再徵
起教授瓊州作瓊臺布學範傳六書本義聲音文
字通授造化經綸圖說集補前聖戒書隨物書之
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蠻俗自茲向風矣
人文以華國炳炳朗朗郁郁彬彬夫豈什藝之
絺繪哉後世枝葉於言則何以利攸往也茂州
之役三市街之捴使越而圖之尚或有處北山

三黜之羈玄探強記之勞皆未昌其所展然鄦乎成家天啓以翊物運則烏乎可氓耶

宋納大名人動循矩矱不妄言笑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授助教橫經發難擊節鄒魯學者如客得歸歷陞太學士會國學成生徒日夥而識主者往往異擾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高皇簡命公爲祭酒公釐正宿弊倡學規立師道提挈鏟礫不遺餘力當開國初博聞摛藻出宋公上不少公獨能得士得君考諸監規尚在也而垂訓迄於今爲烈信在此而不在彼

魏觀江夏人讀書勤苦不輟倜儻有治材　太祖初
辟入詞垣多所制述擢祭酒尋謫縣令後守蘇州
時懲陳寧苛政戎事倥傯百物彫耗禮文衰落公
能力挽躬率風教勃興課績爲天下最後以御史
誣劾典士誠既滅之基遂罹害太祖卒悔之命所
在致祭哀賻有加
尚書錢唐象山人任真有耿槩嘗被召講虞書陛立
有紓之唐曰陳古聖言不跪不爲踞諫宮中不宜
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太祖悟賜飯
并撤圖

陶庵仲鄞人清介自持洪武中爲按察使專治贓吏布政使薛大方貪暴亦按其狀劾罷才不可露露必有有我之勝勝則氣召而軋之軋則窮其不窮幸乎

徐舫國初桐廬人戴黃冠服白鹿裘腰綰青絲絛性尚風義章綬不能縻自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物已而悔受章句業輒操觚爛然已而復悔是蠹書魚也人生貴適意乃放浪山水歌吟於雲烟出沒之間與江漢淮浙名士相摩切人莫測其涯際宛陵故人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爲

汪藥亦爲殯塋久且弗懈事平具送還其家
王冕越人磊落有大志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
下東吳渡江入淮楚北抵燕都歷覽名山川搜訪
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呼酒悲歌隱山谷中著書
一卷坐卧輒隨秘不使人觀曰吾未即亦持此以
遇明王當佳風日一賦矍鑠不休皆鵬鸞海怒讀
者聳毛髮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
天地間白玉合成使人便欲仙去　太祖致冕幕
府授諮議參軍尋卒
杜環金陵人侍父宦游好學飭謹重然諾好周人急

父執王事常久恭亦於九江家破母張氏老投久恭知交無所納訪歷至杜懸鶉百結雨謁之杜禮迓留養杜貧甚強率其妻馬氏敬事母母性褊急少不愜輒詬怒杜私戒其家順之勿以困故爲慢卒則爲塋且時祀焉杜後補省王府録事

洪武末姑蘇三高士王賓韓奕錢芹時郡守姚善右賢詣王陋巷自述名以候王報謁至府門再拜而返守追迎王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韓先入避太湖守嘆曰韓先生面得幸承乎又紹介候錢錢請伺月朔晉會於學宮至則出一簡授守乃

守禦制勝之策守嘉尚後薦爲行軍司馬
高啓吳縣人攻苦力學詩追唐大家文亦汪洋麗則
張士誠擾姑蘇公避居吳松江日詠歌自適與時
俊楊基張羽徐賁王彝杜寅張憲周砥王行宋克
輩遊尤好權畧論事數中肯綮　太祖召充兩制
史館授編修擢侍郎乞歸復居江上銳志不少衰
以故人魏觀爲其郡守坐誅以連及
花雲懷遠人驍勇絶人癸巳伏劒謂　太祖於臨濠
甚奇其才命將兵躁躡羣盜若奔雹流電復察公
忠義可信任命宿衛左右後守太平城陷僞漢縛

公急公奮身太呼縛斧起奪守者刀斫五六人遂
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至仆駡不絕口
張飛鄉無錫人氣岸孤騫面如頗玉盤雙瞳炯炯照
人見有媚側雖達貴人必面折其當孝義恭儉若
俯然有甚長者嗜學愛孟子養氣章及復爲子姓
誦之援毫爲聲詩奕奕國初胡豫章圍無錫呂將
莫天祐不肯下傳令屠其城張奮身往來胡莫說
解所全活數十萬人
孔子不得已而思狂彼其浩通遐覩嘐嘐古人
以爲蹟聖有地吾弗能已得免文宣之戚乎若

王生冕當表而列之一至梅花屋爲竟日之談無及矣異世耿然

姚善安陸人洪武末守蘇州時承夷僭靡習豪室侈用尚明法以整之闤者或更籍持短長賊譎蠭起善洞達政體周合人情張弛寬容各協事宜由是吏民顧名檢率圖趍義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靖難兵至杭大義以死

練子寧新淦人洪武乙丑對大廷卽極言朝失無忌避　太祖嘉之擢第二自少以名節自砥礪聲望蔚然一時以文學行誼歸之建文拜吏部侍郎多

所建白尋改都御史靖難兵起廷斥李景隆賣國秘謀後以不屈族誅姻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數百人

鐵鉉鄒州人初爲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太祖喜之每法司有疑獄久不能決者屬鉉片時而成尋擢山東參政靖難兵至城圍月餘不下忽以計窘文皇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後登極擒至令一顧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尚詈聲喃喃也

陳廸宣城人通經術有志操任雲南布政大著軍績

陞尚書疏議清刑獄集流民免獞租皆切政體靖
難師起祓命督軍餉即陳論大計及文皇登阼罷
不屈同于鳳山等六人就戮乃慙鳳山鼻令食公
尤肆指斥
悉古宛事多烈情癖直即乏縝思以達授政乃
若兩得之不尤見其從容酌就乎可與共學可
與立
方孝孺寧海人讀書務精思力踐擔荷綱常羽儀斯
文凜乎其不可拔其爲文辭藝森蔚千變萬化不
主故常而義意渥然常新一時士類推服建文倚

重之靖難兵入以衰絰哭禁被夷其族死者八百四十七人甚哉死生之際之難言也公能篤信而未嘗不好學能守死而未嘗不善道然則其至焉否乎吾不得而知之也造化霶根不經不史不死不生不文章不節氣古三代之英宇宙一掬故先死事而盡其生色相太虛故隨所學而藏其用天人同源故致其道以畢吾性公英魂入天以繫風紀若正學不墜地以爲學士憑則尤快也

又曰嘗見許給舍談及華陰事輒泫然悲之以

爲諸公只劇知了自已从事因言吾鄉嚴尚書後事而从或老成用意不徇目耳安知其無所存者乎又曰時侍讀樓璉當遜志處决後繼召樓入惶懼受命歸語其妻曰吾將以全爾輩及夕自經从是有所存者樓金華人

高巍遼州人石軼負奇氣論事欲治其先萌建文初諸藩翼未作疏論時政借漢以爲喻效賈誼太息欲定經制執幾先以全親厚極數千餘言人未以爲的言及靖難兵起願使燕軍上書亦極數千餘言懇懇惻惻說大義曲爲分處慷慨從容奮不顧危

禍書再上不報　文皇臨御自繼驛舍次
黃子澄分宜人少務學有俊聲建文初爲太常卿諸
藩不靖公朝夕黽勉與本兵協圖靖難師起遣將
調兵多出指畫及大將李景隆敗奔公哭諫當特
誅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相繼敗顧民等降公拊膺
大慟曰大事去矣後以北檄攻公急借謫南徼以
圖募　兵文皇踐阼族誅一子易姓田奔咸寧
齊泰溧水人建文中爲兵部尚書初　大祖召公問
邊將姓名公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公出袖中
手冊甚悉　太祖太漸將傳位建文公預受顧命

靖難兵起公戮力竭心五內闕外嗣君惟召學士
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采翰事遂不可爲矣
廼族誅
景清眞寧人氣倜儻擔負大節民有女爲妖所憑公
館其家妖不至乃書景清在此四字粘其戶妖竟
滅　文皇御極从事者甚多公爲都御史獨晏然
侍朝人以其素少之一日早朝星者奏文曲犯帝
座甚急　文皇意固疑公及見公肴緋衣遂檢之
而得所帶劒不屈而从
紀善周是脩博學富著述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

不苟取靖難兵起陳論大計及指用事者誤國衆共讓挫之屹不爲動　文皇師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乃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執解縉胡廣蕭執楊士奇付以後事入應天府學自縊死

高之死死先見者也黃之死死勤王者也齊之死死忠事者也景之死死報讐者也周之死死伏義者也時則有若侍郎卓敬給事中陳繼之御史曾鳳韶長史陳通皆先見焉而死編修王叔英拾遺戴德彝少卿胡閏尚書侯泰侍郎黃觀郭任經歷宋徵給事中韓永知府陳彥回知

縣顏璟皆勤王馬而死侍郎陳性善知縣顏伯
瑋鄭恕州判鄭華都指揮馬宣朱鑑皆忠事馬
而死尚書張統給事中黃鉞廉使王良都御史
程本立茅大方御史高翔甘霖魏公冕少卿廖
昇寺丞鄒公瑾教諭王省舉人劉政教授陳思
賢皆伏義馬而死
姚廣孝長洲人從釋氏學善詩文炯有謀畧太祖命
十大高僧分往各藩府勸善公適至燕藩住慶壽
寺時　文皇已有密謀心許公可托不敢言試公
一聯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公即對曰世亂

民貧王不出頭誰作王遂稱旨置幄中凡機遺機向悉公指受賜令名官太子少師封榮國公謚恭靖

佛久傳而失其宗旨故後世號名其家者盡事寂遺棄人間事而佛之教遠矣訖知其所謂寂特靜明正覺以肇世修豈外人道自戚以求性哉夫佛之爲言覺也諸法實相名員滿覺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只一點靈光不息儒與佛同之故能主宰宇宙紀綱民物纔無量功德圓滿彼直以頓門教異於儒直下即見性却墮日新之

學故非上乘根不能以小果責報分然一有證悟造化隨在入手恭靖者已闖其門稍稍得力夫豈小兒羊鹿之機耶高僧爲道衍似杞來復宗泐慈容廷峻懷渭子梗道衍卽恭靖法號

太祖親授斯崇禧寺設無遮會

胡廣大學士謚文穆吉水人　太宗簡入內閣七人以公爲首推論思宏密十有七年始終一節而輔導東宮扈蹕行幄時各有發明有請封禪者公作頌却之其纂修充總裁官鋪揚文治爲一代大典

胡儼南昌人博學爲文尚純實　太宗簡入內閣有

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陳不以才智先人及兼宮
察所對皆切人情後擢祭酒公自處澹素謹於報
施遇可否利害必擬議以求至當群論中有不合
即引退不與辨以故所至能全交
解縉吉水人自幼穎悟絶人宏才浩志奕闓通捷其
爲文辭勁意精不經慮語出口人輒不能到　太
祖龍眷大庖西室進膆膆萬言稱御史　太宗簡
命入内閣改學士命評侍朝十臣咸切當及密議
建儲公以正對淇國公丘福泄其議漢王遂構公
外補尚書李至剛復誣公怨望逮繫死獄中

文閣初延睿遊劻七俊迴翔於霄漢之表而
凡無所祖豈直以健翮乘風雲上乎孔子曰色
斯舉矣翔而後集要亦有緡蠻丘隅者在二楊
尚矣文穆以無機而通東湖以蔫實而慎故卒
永終譽黃文簡金文靖亦能免於其世而大紳
儁英百倍俗輩乃竟墮時網撫世酬物之機矣
俟深長思耶

楊士奇泰和人少師謚文貞爲本朝文賢獨步立朝
務大體蘊藉從容事無不舉而卒不失其正汪如
也不可以偏長目凡以名節政事文學聞於世者

舉不越公度內其寵遇亦無過之在內閣四十餘年正統七年卒

文定公楊溥石首人以文學潤飾太平大制作咸出其手時號三楊以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公爲南楊云公永樂中爲洗馬下獄十餘年家人供給數絕粮又朝命匠測圖圖厲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公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公爲人謙雅無大小無敢慢初鄉試首選考官胡儼批其文他日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學公孫弘之阿曲後果如其言

文敏公楊榮建安人器識通敏擁佑三朝永樂中有
邊急三命公往莅肅訂之及辦解李夏之怒已政
和麗水之征棄交阯平高煦扈從逃邊之鴈秘祭
塞外之喪治平靖難能不繁餘力而疏闔自飭無
大小歸心焉
少保黃福萊州人才識愛不凡而忠貞足以居之以
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奇之陞侍郎永樂
中陞尚書令撫交趾兼綰藩臬章公政猷惻怛視
民若已子勞輯訓飭通其好惡新枌之衆依依不
忍釋　仁宗召公還號泣以送未幾復叛復命公

往平之　宣宗朝舊臣依違承順公持正不阿命觀戲圍棋皆以正對不擅從正統初參贊軍務憂國愛民老而彌篤謚忠宣其歷官俸餘悉分贍姻族

忠定公蹇義巴縣人初授中書　太祖命朝夕左右者九載公謹事愈篤永樂初擢冢宰時欲盡釐見行款例公從容陳說本末　文廟以公忠實從其言嗣兼宮僚留輔監國公政體明達孜孜啟諭無倦及命兼禮部事撫巡應天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公於仁宣二廟靖獻密勿量擴交與未嘗一語

·傷物

尚書夏原吉湘陰人謚忠靖雅度能宥物臨政善酌大體筮仕工部若老吏同官質疑者日環左右嗣經畧南服董辦工材隨在必效成績及輔導儲宮扈從行駕特於公倚重至命統署數章莫預　仁宣廟宥容恩不能迹公而事各就公籌公阻　文廟北征及定國恤從征漢庶人倉卒酬理若平居坦然

陳敬宗慈谿人莊持好禮善論議　容止沉潛於經史百家生平所自負於人鮮所推讓爲文雅厚而

暢永樂宣德間居大學一十七年以斯文自任常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即不宥公善飲至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服其德量

文端公王直泰和人　文皇往來北幸或留輔或扈從正統景泰間任冢宰已已車駕欲北征公率廷臣上疏極諫不從明季議迎駕公以正對與安益不爲世阿者也時與金谿文安公王英齊名公號東王文安號西王論者以二公德業各如其名

胡濙武進人不治皦能以其意周旋事爲必得其正乃已人終其身不予知克其心益無悔也初爲給

事中　太宗察公忠實命廵訪異人公歷久還報賜坐語四鼓時屢意有所屬公力保護其間正統初提學黃潤玉行部田州遇建文云彼時胡濙假尋張辣撻實尋我縱我入蜀久遊雲貴至此遂傳送至京　仁宗爲監國值有飛語　太宗命往察之公密疏七事表其誠敬孝謹　仁宗頗致疑不大用公及閱舊章得密疏乃明公爲禮部尚書給事中林聰忤權貴坐外公移病　景皇帝遣問之公曰聞聰事心悸成疾聰遂得末減

平江伯陳瑄合肥人謚恭襄累立戰功永樂初歲董

北京海漕百萬建倉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築淮楊海隄八百里尋罷海運浚會通河通南北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儀真瓜州堰港鑿徐州呂梁洪築刁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淮徐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導泉設井樹便行者公徵密綜理善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於下故能倡此永利

錢本中永樂中知吉水縣能以簡御煩民樂其政操守甚堅門無私謁去任民思之不忘後復來民歡

迎如嬰兒見慈母卒於官民乞留塋本邑爭負土以營封墓

論本朝人物至三楊黃夏諸君子輒舉手加額見名臣像不能不斂容有而信決善惡之機捷乎自樹豈不偉耶嘗與萬文憲語因舉論語善人章析解予曰善人非質美能舉其質之美者也人性皆善人善皆可欲可欲而不欲則受變於俗受變則不有諸已能使其已自有非致力猶情不即舍而去乎萬曰然則善人學矣予曰否學則不自有其有故能善與人同以其所有

而復取人之有以爲有是以日新富有其優入不可量故善人道實學者心虛實能立本虛能受物立本可知可行受物可久可大萬曰然則善人瑣乎予曰否道莫大於善矣大聖神善之所結也曾外是而復有加焉者乎

廣寧伯劉江總戎遼東謀畧不凡永樂十七年倭艘三十餘直逼望海堝入寇劉不經意只飭師林馬率其部爲伏約以識號賊至大勝之斬首無算師環追令開西壁縱之復夾擊生擒數百海上倭艘之敗無踰此者

戶部主事王良特達豪邁負機畧有御衆才太宗知其名委督餉口北威服上下雖英國值出師亦屈勢相迓後有部堂繼董乃事無能比也、

周新南海人永樂中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要知無不言雖屢犯天威言愈懇切朝堅咸畏之私稱爲冷面寒鐵公或有怖小兒曰冷面寒鐵公來輒匿去擢長洲藩憲風裁益揚屬吏皆股栗儀案相變爲澹素有錦衣使浙受贓公捕之被誣訴於朝械公至御前猶猛白其狀不已命肆諸市是夕奏文星墜　天子悔之

鳥墮鷙鼬怯貍魚之畏獺也豈盡以其力勝哉先有奪其氣耳雄者能服人心類此然以善服人不若以養是故久而有窮其不窮幸乎

顧佐太康人爲御史轉按察副使召爲府尹守正嫉邪吏民畏服　宣廟朝爲左都御史時競修靡仕習援聲妓婪墨成風不爲異公剛直不撓糾肅百僚雖豪貴置之法朝綱大振論者擬爲包孝肅天下想聞其風采

李時勉安福人謚文毅老成修潔剛正任事永樂末發災公在翰林陳十五事皆中時病後復言事

忤旨繫獄洪熙初直言進諫命力士鎚十數瓜不
死未幾又言事下獄　宣宗召復其官一日懷金
錢至史館撒地令諸臣拾取公獨正立　宣宗以
袖中餘錢賜之正統時爲國子祭酒教化大行爲
王振所怒搆以罪枷於監門諸生羣疏願代之
　人苟爲善則信有諸已無賴於所遇
尚書周忱吉水人謚文襄宣德中始巡撫南畿前後
凡二十二年督理歲漕鑄鐵量定支撥減重額徵
積羨餘立綱運處蘇楊湏利計賑濟修圩塍疏水
利均加耗以苻貧乏置編囤以革逋欠立改兌以

省冊費建倉厫以便搬貯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奪奸僞收帶徵以禁馬頭公謀慮深長善採衆論故巨細綜畫東南賴以晏然

文襄下心體物博詳輿情建南服永利幾於不自有可以謂取善乎曰以其事取諸人者也即其治漕雖聖賢之道何以過此曰禹治水后稷教稼稽同乎曰禹稷之心無其事之心也能以無其事取善然後爲性學曰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何如曰舜豈取耕稼陶漁及帝事

哉隨在以正其心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其心若決江河沛然神通莫之能禦也

兒鍾靖安人宣德中知蘇州府至則舉屬僚罔卒不法暨豪右恣侈者纖利不少恤奏減重額虛徵粮合一百二十萬餘辨釋誣入軍千八百餘復逃戶三萬六千七百餘他如種種興革皆紀綱大務正統五年滿績郡民羣八萬餘扣闕請留乃再任七年卒於官民哀之若喪父母

時尚制科謁椽業兒政特至是極乃起家吏員卓哉維修信無賴於所起

張宗璉吉水人宣德中爲常州同知廉介寬厚鞫策不施而事無不舉有清戎御史峻法誣民爲軍張堅執不隨卒之日衣衾不能備民老壯奔赴哭於庭皆極哀

侍郎王質博通今古廉約自持宣德中自爲御史至藩省每疏食不厭人呼爲王青菜

韓偉溫州人爲御史出巡河南鎮重有體一方藉以爲安及轉河東運使清操特著多所建白

唐海歸安人廉抱迥立報矩矱以申展采雖權要不少借部曹歷守郡二十年家無拓於未仕郡民祠

之

魯穆天台人英風正誼內恕外嚴寡嗜欲薄滋味廉

馬有塵外之趣而官歷都憲克就準範

本朝至　宣廟開國六七十年太平侈麗上下

豫遊儒素故風士不以爲習而民皆安之空谷

足音尤驗能立

英國公張輔謚忠烈祥符人歷事永樂洪熙宣德正

統累立戰功征交趾生擒黎季犛漢王謀反密遣

人計公即縛其人以白事得早覺公爲朝廷眷毗

寵渥日隆官至太師天下倚以爲重四夷咸知其

名權瑞王振視大臣如屬吏獨禮公
都御史陳鑑寬厚清慎宣德中鎮陝西民賴以安者
十餘年每還朝必遮道送之不能舍及復鎮歡欣
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則大雨饑則賑之人謂
流惠太過而短於激揚豈知公之存哉謚僖敏
吏部尚書郭璡精吏事簡切不泛臨事從容喜怒不
形於色正統初因雖旱言咎諸大臣衆欲乞歸公
獨以王少不可云爰先朝付托若皆罷去不以慰
乎識者韙之謚
魏驥蕭山人謙虛守禮簡朴性成臞然若不勝衣初

爲教官汲汲以成就人才爲務及入考功以清正聞正統初陞冢宰時王振藉寵大臣交媚之公贊用一帕振亦不較且重之厚德雅望年九十八終遺命不請謚塋後謚文靖

虎據於林鴟遊於澤非鴟鳶之讐鴟鳶從而驅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圂非烏鵲之馭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英國崇倚陳臺猖感郭魏終譽信無所覬於外用此道也然陸象山有曰馴海上之鷗狎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而不可謂之道心其復有

所懷乎

學士曺鼎才志通爽頃經筵敷納甚明暢正統末扈從土木權瑞恣挾進兵成國公朱勇縢行聽命尚書有竟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者公抗聲曰臣子不足惜社稷安危之繫曾無念乎尋被難謫戍襄尚書鄺埜郴州人餘肪鎮慮勉勉於學永樂中爲御史命察阻鈔法按犯過後寬失律檛山海關貶吏攸活營後疫人辨石州民不軌之誣皆以廉平稱宣德中陝右率亭宜川饑公爲移粟移民後擢尹京兆節用愛民豪狡不得爲術正統初擢兵部公

務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待不虞天下總小旗例試京師受代以公請免已已扈從遇害謚忠肅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修短有數夷險自天土木之變死者十萬餘人而臣工且五十二員虜僵蘼腐無所見於其生則無所齒於其死中間所惜張公輔王公佐然英國老不克後戶書弱不任事其耿耿不死獨曺鄭兩公而已嗚呼安得更進於是求可夕死於生存之日哉

侍講劉球性廉介從弟爲縣令奉匹縑却之又却蜀王厚餽議論慷慨不爲阿比之習是年居切於憂時

正統四年京師大水民饑具陳築泄極濟之方時北虜及麓川酋不靖上疏請罷南征以專備北八年進言權不可下移王振怒下錦衣獄指揮馬順阿振意適有董璘圖太常順拷織令招球所書謀當朝捽出文解其體海內窺之謚文愍

衝勢焰之初燎探政源之極敝克毅而明文愍之不可及有世心者皆瞠乎其後矣然信而言道也近而言情也當事而言忠也諷而言幾也待而言重也則文愍之爲志不甚可悲乎哉

楊洪昌平侯趕行伍有機智累立邊功善用奇玅虜

營搆其虛胡人呼爲楊王宣德正統間受知客勿
謚武襄
襄城伯李隆凝重宏遠識大體守南京最久雖富貴
擬王公而雅重斯文特恭下士之禮正統中以得
人心見疑召還京乃托近聲妓以討自安後代者
數易莫能繼其美者
郭登定襄伯鎮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已巳之
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攬地龍等法
殺其機頂刺數里皆陷又置砲一發五百餘步謚
忠武

蔣貴定西侯起行伍有膂力與士卒同甘苦善擣賊巢穴當陣必先直衝部下亦以死向敵用是數取勝北胡西羌咸憚服而麓川之征公之功居多但不識字短於謀然天性朴實能聽人指示論武勇都督山雲徐州人深沉有將畧用兵如神其持廉守正文臣中不多得正統中鎮廣西踰十年馭士官以威信且秋毫無犯終始不渝論襄敎

開國盛時武文一乆故羣功冑躋衡於文牒之上承平久棫樸化昌士始以牙纛爲藝由是天下無武麓川之役是爲正統四年王靖遠驥始

以總督名而總兵咸聽其節制則自列於戎籍者能復有崛然起耿然不自屈者乎若羣公可謂不世有矣

張需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張程工費白守疏之三日而就及守覇州置戶簿以驗勤惰民生理日滋又善捕蝗鄰郡悉效其法嘗治豪右之擾民者被譖於王振下獄杖幾斃竟謫戍邊

曹端霍州訓導專心窮理之學躬率子弟及調蒲士子爭欲得之不釋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童子亦

悲泣上官不敢以屬禮相遇至其境必敬謁之凡考校必質之以主去取其初信佛曹作夜行燈一書獻之父即舍去所著述尚多

李茂弘正統間考功郎爲人恬淡有識見與人寡偕合內閣李文達雅敬之卒不樂於仕而歸

周子良錢唐人正統間爲職方郎苦節縮縮自持謙退數辭戶產以支官費有千戶王者以事祓職周愛其材貸之已而王緣其臧從持三百金入酬周駭而大叱欲暴於公因伏罪索免乃麾去凡世廉士類懷刻削迹此知其非世廉也

鄭子輔郴州人以訓導謝職歸教其子埜登進士埜
爲陝西按察使以俸易一紅褐寄之大怒曰不才
子何緣得此不義物汚我即封還切責之埜欲致
父伸承顏之曠以聘典文衡圖之大怒曰父菹子
宜壞何以示防且將以遺笑又切責之埜由是益
勵其操

世運太康人懈於名檢矍矍良士以鰥孤爲能
存羊之義千金一瓠又奚暇少之

兵部尚書于謙錢唐人自入官所至著經畧朝望特
隆已巳大駕蒙塵公誓不與虜俱生整朔來操練甲

勉百方動切機宜正誤國之罪懲失事之臣阻南遷之策尊嗣君以定國威選材將以當敵氣鼓惕中外輯安四方卒使社稷如故鑾輿復還纖毫皆公力也天順復辟公磔於市卒之日道路咨嗟天日無輝謚肅愍

論忠贊至肅愍未嘗不高其功而悲其報及語易儲事輒閣舌岐疑偶見唐史編論曰是有大難處者社稷一綫繫肅愍去留以　景皇之鋭念不可以口舌諍兩可一決未爲依違夫白癡清夢之間洸然心淚不知幾成墮豈惟功利計

哉又曰道不可變以難易易心非乎或曰禮從時事從重勢從順守故執以覆公餘罪尤大矣肅愍胥忍爲耶

楊善與濟人景泰元年爲都御史　英皇北狩歲餘欲遣迎難其人公負忠義之氣慨然願往虜遣黠慧偵之先以辭鋒挫其銳暴及見也先風紧射虜應對不窮及覆開論朝廷威德及痛疑好生向善之心遂回鑾輿以歸如公時奉公職不見辱而能成功若晉與宋千載一人而已識忠敏

高毅直隸興化人識文義端簡廉靜不比匪人正統

未入閣已巳北征公居守當乘輿播遷羽檄旁午朝議異同中書趙榮欲迎鑾即解金帶爲贈給事中林聰忤權貴置重辟公力救之內閣奏考官劉儼黜其子不公命公覆試公亦爲救之時蕭鎡守似矣而歉於公終苗棗譜似矣而歉於公施呂原厚似矣而歉於公達馬愉慎似矣而歉於公廣商輅淳安人本朝中三元一人正統已巳入閣時天子蒙塵人心洶洶公力主羣議請郕王即眞阻抑南遷之說及回鑾盧忠妄言南內事并黃竑言易儲事公多阻之已而曹石用權公數裁抑被嗾

言官搆論削爲民成化改元復公官首疏新政八事及陳弭災七事復陳弭災八事力爭慈懿塋禮請復景皇弼婉辭引立東宮疏止玉皇閣齋醮疏汪直十罪以罷西廠諡文毅

林聰寧德人居諫垣正色讜言劾大監王振家僮張伯通奸狀內侍善增駙馬石璟有罪皆劾之勸迎駕禮宜從厚以忤時論憤沮易儲之舉至不肯署名議贖幾入重辟有詮法未當輒指斥時宰以是嘗之釀公左遷天順間爲都御史巡撫賑饑山東靖盜江淮整飭大同所至有惠績及綰院章長刑

曹風裁屹屹足鎮浮薄而繫人望謚莊敏
尚書程信河濶人負才智以當世事自任正統末上
疏劾扈從者失律及退罪首禍薦徵辭瑄等數人
時命公捍虜都城備出經畧皆切實用景泰中陳
中興固本十事君心政體及覆數千言聞者壯之
及督餉廣寧破松山虜寇敗天順中巡撫遼東著有
勞績成化初平山都掌叛虜衆贊留務獻納謀謨
宣威戡暴實兼文武之功謚襄毅
布政夏寅肇亭人好文學構而爲辭能自出機杼多
晋心當世務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文山自期待

聞朝廷有善政令即喜形於色嘗疏論兩京離合之勢以制天下重臨清徐州以固南北咽喉及論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切於政本又曰此生不學此日閒過此身一敗君子之三惜識者以為名言

陳俊莆田人慎持清白位尚書蕭然不異布衣其為政知大體初以部屬督天津宿遘上疏乞免尋督餉兩廣假以便宜令越界鹽商引輸二斗以足之京餼令監糴公約射利者糴不滿石及佐戶堂部事凡出其所裁處諸屬輒稱如嵌金然識康懿

年富懷遠人公廉執法遇事敢爲不以利害貳其心正統已巳督饟濟邊有勞績所至察民隱革奸弊尤嫉贓吏流民聚南陽陳州十數萬公爲藩伯撫定之皆願爲編氓及爲戶書益懋毖以國計爲已任關中數用兵肇楊璿余子俊可任司饟吏曹以爲侵官公上疏極論薦賢爲國之道謚恭定

都御史軒輗鉅鹿人狷潔性成扣資常祿非其分雖纖介不取四時布袍蔬食簉仕使淮上冬時溺水衣盡濕布司製衣一襲堅却不用以衾裯裹之公爲御史按察使振揚風紀故舊履其宦所者烹一

雞以爲款約其寮三日米易斤肉爲食聞親喪即
發行僚屬尚不知總督南京糧儲清操益勵
王翺塩山人端方清約任事敭然歷仕憲臺鎮松峇
巡廣帥征達虜總督兩廣風持凜凜官民畏而愛
之嘗築屯堡使烽燧珠連簡閱行伍處議讞辟咸
中其時宜景泰四年任冢宰剔刷垢弊嚴考察公
銓註抑倖進以用贊報國爲已任門無私謁權勢
請托不敢行於恩讐一不介意識忠肅
章綸樂清人景泰初爲儀制郎中知無不言疏太平
致治十六事疏策禦戎論朝貢儀鈔法諫幸佛寺

陳言恤民以回天變陳言中興時政論定科舉解額皆欲明國家大紀鑿鑿中事情至論復儲事大忤旨廷杖一百幾死天順改元釋公獄尋陞禮侍復奏蠲山東租請金以賑宗室論諒陰圖婚之非條救荒四事皆協輿論謚恭毅

王竑河州人賦性正直剛毅不事詭隨立朝侃侃無顧忌且聰敏機辨過人已巳中官王振誤國指揮馬順內臣毛玉皆振黨公爲給事中聞大駕蒙塵手捽順玉死成化中公以都憲巡撫所至有建立

劉鳳盛朝官至兵部尚書

自暢警已已縉紳稍稍精神傑者輩出人思奮於政矣本朝治體一大機括於羣公介之他未暇論

劉寶安成人初判金輦行撫字之政暇則攻經史尤崇孝義且介守劇嚴有鄉友爲其屬者以鬼祖致饋謝弗納景泰召脩宋元史後知南雄有中貴使嶺外以貪肆窘辱公雄民夥入爭蔽之中貴以忤聞述公及薦得其情知爲良吏釋之

吾豫訓導景泰初膺薦至京屢言邊事防禦之方煞有可察本兵奏用於邊

魏純高密人治易春秋不就舉子業常歸於人曰當以天理爲制事之本貧甚寢無完衾身無完褐而取與之介操而不變歲赴人壐賓之召以爲饔飧容遊金陵以直言忤權勢誣謫戍蘇州處戎伍幾三十年超然自得未嘗有沮於色諸將官子從而師之景泰中有以其學行薦召至京以暴卒不及用

砥礪之氣稍稍自內而外自近而遠自達而窮矣故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恒亡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

國琛集下卷

唐樞

敬軒先生薛瑄河津人閱宋諸儒書知爲道學正脉即專心體究至不忘寢食務實見而篤踐履乃動合矩度終日儼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凡出處取予之間毫髮不苟其學以復性爲柄曰此程朱學脉爲入處大節凛然生死利害不能動也時呼爲薛夫子爲大理卿忤王振坐死先生怡然就室乃獲宥天順初入内閣尋乞老

先生倡無前之學垂有衆之宗天下無賢愚信之何也貴踐履也而近欲血食廟庭數議詞館不識可乎曰文廟報德報功天下不務力行先生崛起而持之使生民知有此一大事先生之功大矣後學淺於廸德學不大明又非信先生大過哉道無精粗學無內外語復性而性不與天通則性猶蔽質語力行而行不自性率則行猶雜見神化機微體用一貫以至厥兆之不能窺則廸德深矣

康僖先生吳與弼崇仁人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遂

乘其舉業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爲其志不下樓者二年乃克然深得歛舒自如風格奮揚而舉動有則家貧自食其力尤善啓迪人正統景泰間累薦不起　英廟遣行人齎幣聘至京授諭德懇辭復遣行人送歸學者不遠千里從之

先生超然之趣已有得於天授非自來時學溺心章句纏踝轍迹可擬然其高踔玄覩可日用作緌粒供養當時即加伊傅之位能坐致天順爲殷商之治乎不得而懸度之也

又曰自惕警功利人心稍稍精神傑者輩出人思奮於學矣本朝理學一大機括於二先生介之他未暇論也

大學士彭時謚文憲安福人端慎貞朴外和內剛辨閣中不當南向坐伏闕號泣爭慈懿葬禮抗疏正宮闈廣儲嗣又論景帝固安公主及笄宜嫁沮太監劉永誠不當封伯及上地震十事彗見七事皆名言也景泰三年見朝政有感即引退其出處之際固見之明處之決者

李賢謚文達鄧州人天順改元入內閣迄成化丁亥

卒以文學得君行政人謂三楊之繼公初當曹石驕恣又值徐武功爲之僚繼承門達擅權能黽勉調停遇主於卷其力可謂艱矣而海內士庶伏以干恩澤者紛如則甚嫌於自植豈亦固有爲乎然止殉塋穙庶人禁哭功疏正本安邊鼓妖斥仙師號應實欽傷辟之變皆明識所及曾可以少之也

自正統前三楊碩賢　繼世迪德海內晏安人相忘於治平之間及國事倥傯　主上多凶多懼典機密者叢討慧以戕元氣如陳如王如江如徐百較蹄猴而天子孤立於上豈不畏乎文

達賢能而又黜機可謂梁肉與平矣然本然會照之靈萬物皆備之體爲天下者不可以自損則又所當講也

都御史葉盛謚文莊崑山人崇道誼尚名檢務文字正統景泰間丁時多艱論疏侃侃劾扈從將臣失律請誅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又論邊將不可留守京師及視饑陳州協賑獨石經理馬營八城處置屯戍定綏兩廣鎮宣府議防河套咸克稱治體

劉定之永新人謚文安文學涵邁對客揮毫運思稿

不易幅及成化初登秘閣折疑義稽古訓或日誦百詩一揮九制渟泫演迤頓挫奔放變化不窮正統間上時政十事景泰間上敵愾十事文詰遣使迎駕涓涌法語耿耿節義不徒於文已也

高明廣信人初拜御史除不職吏宣泄理枉所議獄條多著為令臺囚晝劫獄走衆相顧駭愕公從容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卒能復繫成化初擢都臺襄南曹不職三十人理兩淮鹽課劾清巡撫縱法狀又造籌亭平楊州鹽寇置永定縣處上杭寇殲鍾同屍代認趙明彈文忤旨

尚書秦紘單縣人謚襄敎歷牧州郡廉守有惠政及
巡撫陝西秦王府肆橫公悉擒治因奏公欺戚
憲皇怒下錦衣獄籍公家止得疋絹故衣 憲皇
嘉其廉釋之仍賜鈔萬貫改河南約制汪直不爲
害後總制兩廣猺總兵柳景贓狀彼構誣公亦被
逮及綰院章風采益峻臺綱肅然
岳正渤縣人天順初以編修入內閣抱負經濟居家
孝友與人交尚氣詬性剛而志高屹屹不能下物
時曺石勢方熾因極言於帝前且退而開諭之使
爲保全計二猾雖陽諾卒羅孽左遷欽州又追逮

戍甘州二猾敗召還戍化初布已忠者僞爲公劾李
文達疏草遂出知興化至則改務惠民號賢守尋
致仕
耿九疇盧氏人廉介自持政尚明肅初爲都御史欲
糾石亨之罪以不容先落其所排出爲布政使
楊瑄豐城人爲御史耿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祥
英皇怒召至文華殿與其寮周斌同指斥二兇罪
狀乃坐仗會大風電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得
末減戍鐵嶺尋有欲公詣二兇謝公不可復構戍
南甫　憲皇踐祚趣公尋改按察使公振憲度奉

職著勤

侍郎林鄂太平人歷仕天順成化間簡言語澹於自奉好古秉禮志切躬行事母盡其孝敬惟待下嚴過律以正於交遊不苟諧世稱篤行君子

論人材先渾厚而亟英發歛之愈密則本愈固而化弘擴之旣章則機旣顯而業淺雖然惟懼渾厚之無明明則化生惟懼英發之不篤篤則行成前後兩述明萬並呈矣如曰可名非常名茲惟復有所圖也乎

王信南鄭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歷鎮通州倒馬關

臨淸湖廣及總理漕運靖寇荆襄諭輯永順保靖所至經畧過人已已虜犯京師公拒戰西直門外後曺石犯闕公力戰東市所部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即懇薦於朝嘗曰儻可以久不以後累子孫我所遺也人稱其有梁鐵硬心腸木枯

鄭亨武安侯天順中守大同剛正有爲志專爲國每議事數易中貴卒之曰中貴悼惜之蓋其公能服人耳

介冑士至　英皇時習陋統綺不自墮於習非其中有主不能也

修撰羅倫成化二年對策大廷以所學進說峻直不阿人至今傳之奏名第一未幾劾李文達奪情獲貶性慷慨樂善內無隱伏不逆人欺遇事無所回避其高風峻節曾人間煙火一點雜乎

鄒智合州人忠耿滿腹自負銳然成化丁未冬以庶吉士遇星變抗章極論陰陽之理欲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謂君子小人之進退宦官實陰主之已酉逐構禍下錦衣獄貶石城州吏目

楊守陳鄞縣人侍郎謚文懿獨抱遺經求心術於理

致之間不以訓詁辭章爲能故其持躬立家居官接物動遵成矩而不以少肆家庭訓孚守阯守隨守隅茂元茂仁咸恂恂如亦俱爲顯官而守阯讜言抗志尤著其爲文典正祧議全章非時輩能及也

學士張元禎南昌人留心理學少以奇童七歲爲獻王召見命之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句　憲皇踐祚勸行三年喪及上疏論王道幾萬言尋與時宰不合歸後三赴召而出在經筵首勸閱西銘太極圖　孝皇即取二書觀之公爲人孤介奇抜率以是

不容於時輩

莊昺江浦人南吏部郎中逸思神授浩然於煙雲花鳥之間其詩豪其文宕其行飄乎若乘風太虛富貴利達漠其無繫也同時遊者皆坤邁之似於是流風潑潑人欲淬磨之不暇矣初爲廣吉士以諫上元鰲山被謫後薦起尋去

張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無所泄每發之詩文及草書狂瀚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購求以爲異寶成化間官兵部郎不便就俗局數以直道忤長部乃出知南安鑿梅嶺

之歎岩梁橫浦之崩湍定役道更番之例以求息爭端民立生祠祀之

董懋蘭黔人謚文懿力學敦古襟懷坦蕩嗜好無入於心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擾經援古確乎其不能易雖官至侍郎食祿不數載尋請老歸棲林壑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

陳選臨海人苦立潛脩不妄言動以古聖賢爲志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憂其學以克已求仁爲要爲御史正色直言不忌時諱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提學南畿居伯學宮默馬端坐以身爲教擢布政

使務爲惠養公育材如春持憲如秋其視去就升沉漠然

周瑛莆田人其立志欲求見聖人之一而必欲由博以反於約於是肆力於百家羣藝事必爲之所厭人先於靜得必隨事窮理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會其所以然積累既多於融貫處亦自得之官至布政使

張吉餘干人信古好義耻同流俗以名節自礪礪其爲學務窮理致知體之身而驗之心直欲著於事爲初任主事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出判

景東能申明禮治土官長及夷民咸信化之後知梧州以聖賢之道諄諭郡生一時知所嚮向人以爲不有本不能也

陳茂烈莆田人廉約孝純篤志古人之學以靜一爲主腦貧甚弘治末爲御史袍服粗素僧騎一牝馬身若無官及終養得告短床敝席蚊帳不能辦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盖妻子服食敝糲日坐斗室體究經訓

給事中賀欽廣寧人一聞陳白沙講議輒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奚以爲世用即日抗疏解官執弟

子禮別則肖白沙像懸於家之別室日瞻企之弘治初內閣首薦不就陳上治理四事正德初鄉寇暴發戒勿犯先生家鄉人聞而請往撫之先生片言遂獲以定

布衣陳真晟漳州人風格聳肅望之非塵埃中人能力求程朱之學厭末作之蠹心而棄之惡異端之害道而拒之初應舉入省見有司防察過嚴非士自待禮遂置去其學以主一體認敬功詣　闕兩上書表章正學嘗念學校有正教而無正考作正教正考會通告諸當道而卒無所遇

教諭婁諒上饒人企談道德不屑功利之趨其爲學
畧傳註而事心融尤嚴出處取與之際乃博求切
磋一時陳白沙莊定山賀醫閭羅一峯胡敬齋陳
泉南張東白書傳面訂日裨益以成深造
前七先生者有意於斯文而其於學則吾不得
而知也後七先生者有意於求學而其於道則
吾不得而知也有意於斯文則能絶其功利而
好惡定有意於爲學則能致其趨向而德業脩
薛吳開其源諸先生楊其瀾確者楊薛達者楊
吳轉移人心之機維持治化之本流通宇宙之

道不有賴乎然人心太虛性不能添一物不可以理障不可以見解絕功利則事不爲障矣致趨向則解不爲昧矣而羅一峯莊定山托於豪楊鏡川托於雅張東白托於逸張東海托於曠鄒立齋托於名檢章楓山托於德度其過於持理以爲守乎陳克齋陳省克以苦節進周羣渠以精博進陳南泉以適用進張克菴以劼持進賀豎閻婁一齋以銳任進其專於自信以成趣乎精微之機游衍造化清虛而通以暢五蘊安得起而質之

敬齋先生胡居仁餘干人自幼遐慕聖賢博窮經訓及見吳康齋愀然以斯道自任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推尊二程朱子爲正傳謂聖人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清苦力行儼然終日凡舉動悉遵古禮無所懈雖處屋漏夫婦相對如賓應接從容議論豐豐家窘甚鶉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紛華世滋舉不足以動其心

先生者昌敬軒之流者也而後得康齋以爲印證學其將有歸乎而先生執敬有力行仁義以望道洋夫至道無言仁義猶爲性粗以仁義爲

性粗鹽不能贊一辭矣先生之徒余子積祐力學著性書發明性無善惡反覆萬餘言

白沙先生陳獻章新會人中鄉舉不仕從學於吳康齋求伊洛之緒恍然有所自得嘗曰學以自然爲宗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其德器完粹識見高明於吟誦輒稱堯夫獨超萬物之表與舞雩相終始一時從學者如李承箕林緝熙張詡湛甘泉先生輩蜂湧而至廣兩藩部使及殿王島夷土長罔不致禮成化末交薦於朝授檢討不就

先生者邵康齋之流者也而獨主於自得學其將大成乎夫至性無樂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元公以困程子欲其自得之也胸中堯夫靜裏坤妙人間灑落雖天下無所加於其感至矣而堯夫吾竊疑之不識以見及以實際乎以實際則通坤妙通坤妙則生以見及則瞭灑落瞭灑落則滯辨學之真於生滯之間無適情矣浩然太虛恍恍鈞天百奏而於穆綱維直準四海無內外無難易無遠近又烏有憂樂哉

尚書王恕三原人奇偉瑋璨直任當世事一征湖湘

三出巡撫兩贊番務凡言無不當知無不行威畧足以平寇難貞廉足以激貪墨仁惠足以蘇困窮著蔡繙紳典刑攸寓所在立石建祠時王敬乘傳取寶錢能進貢禽鳥郭璟私市外夷公皆劾而罪之及執奏無驗駕帖敕番林俊李輿周紘處增五府勘米弁奏却貢獻禁擅殺流民晚登銓府一時人望悉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昵　孝皇之治諡端毅

項忠嘉興人謚襄敎初官陝西賑饑濬渠以拯民爲已任軍民兩詣闕借番者千數立生祠後檜達蒲

四歲李鬍子平洮岷番虜猖氣矯矯雖矢石如雨無懼色錦衣韋瑛挾汪直爲訶察屢興大獄以公劾發戍其黨競仇公構公死公廷辨慷慨不少屈僅落職後起爲尚書

張悅華亭人性素清約平居謹畏無疾言遽色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提學浙江始以糊名校士公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爲廉使入朝尚銘居東廠任事衆皆趨其門公獨不往佐吏部兩攝選衆稱翕然薦賛留務致仕居家杜門崇儉謚莊簡

周經陽曲人秉政執法剸繁應變如流却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爲　憲廟盛德事皆公所贊成及不肯奉行傳陞奏阻李廣獻田遏諸王府自領河泊所禁中官請鹽越境乞停織造不發太倉張燈銀止靈臺增澆掃卒却雄縣獻東宮莊田皆允當事情官至戶部尚書謚文端

張璣番禺人宏才遠器筆翰俊馳歷守撫州潯州漳州三府廉靜公正博洽物情所至剔宿弊民之所欲務與聚之私請謁不能動民感入五內善者吐氣而奸惡潛跡誦聲布洋隨在去思立碑陳江門

亦企重之

尚書彭韶莆田人苦學危行才識逈出人天順成化間進言當宁宣力皇藩弘治中効勤於都臺執憲於司寇所薦王竑李秉葉盛秦紘陳獻章而攻韋眷之乞徭戶發顧恒之恣求索論沮梁芳之進貢乞正柳景王萌苗逋高永刑罪乞減昌國公墳役皆鑿鑿讜惠安時服公學識醇正可決大疑有以文請節惠者不遂

鄧廷瓚巴陵人氣沉雅處事務求其濟不為赫赫名與人不立疑至所設施其秉炳然必動中機宜守

程畨整設夷創蔚如中州鎮貴州剿撫黑苗處轄都勻流土兼治皆極綜密後總制兩廣以安靜爲治不瑣細故與羣蠻結以恩信其列置治轄弁及閩楚事宜悉有方度識裏敏

余子俊青神人博達有才畧宏施利斷不殉世耳目以尼事功初守西安輸擅發賑及引渠爲民利成化中歷陝西藩使弁巡撫經畧榆林墩臺延袤二千里爲固備且請置榆林衛墾曠土爲屯緻器訓蒔虜至必嚙指莫敢近又開涇陽堰以便溉鑿南山道以便餉奏易南北更戍收岷畨之捷公畧遒

務廣蓄儲有警輒厚賞下乃用命官至兵部尚書
謚肅敏
張寧海寧人力學攻文辭志負經濟授給事中謇諤
自將風裁烱射其劾陳循王文私子應試鈐約石
亨曺吉祥論姚文敏斂會大臣香錢忤內閣以放
王徽勸天子芟秕政爲修省以節省爲甦民困乃
其大者朝鮮讐殺毛憐郎卜兒哈攵子命公往公
以陳譬代重兵感悅而罷成化初當道嫉公出爲
知府
文敏公姚夔善應變濟務可屬大事初爲給事中議

朝政侃侃成化初居大宗伯連上封事決擇大儀節及謙慈懿異堊尤詞嚴義正後轉吏部釐正銓法有撓之者卒不聽時彗見四方災亦連疏歸本入士人壯之

黃孔昭太平人力學有守志趣卓然成化中在文選十有五年汲汲以人才爲念始終一節有貴勢干請堅却之謝方石稱其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信知言也鄉人有仕其地者餽以尺帛亦不受終身儉素不妄交游官至侍郎

榮政陸容崑山人成化中爲兵部郎時邊報旁午封事日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犁然中其肯綮事下三邊每驚服進用將臣如呂佐王欽梁宏皆大得人及世襲韋瑛雖出 賡意亦執不可士論壯之後榮淅藩政亦整整公自少有志經濟典禮兵刑水利漕運罔不究極其本末利害手書之冊識者以爲百不一失也

毛吉餘姚人尚氣義不少屈筮仕刑曹嚴明應讞訊鞫多立驗權貴無敢爲撓時朝官咸避焉門達君獨與舉鞭揖會失朝當撻幾死成化初陞憲廣東

巡惠潮摧強黠墨殄海寇擒程鄉寶龍峒巨盜及敗河源清遠二巢俘獲無算移擊雷廉高諸蠻以漸平尋追新會賊至陽江雲岫山舊前力屈受害朱驥大興人久官錦衣　憲廟時握衛章十四年雖柄陝崇要一務長厚不少逞於糾緝有洩詿誤者輒縱舍歲饑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粟以上法皆死公矜之奏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鉤致徼功有真惠爲妖書株連百輩坐死公奏逋減戍邊故錦衣用巨梃勵威公獨易之

羣公者惕警之遺自幼而老砥礪之風自子而

孫渾厚英發之氣自家而國而天下刷翎鼓翮尚延昔日之所及如人身病苦於藥石而豢粱肉反克然氣腴矣

大學士丘濬謚文莊瓊州人博極羣書而欲爲適用之學乃援筆以富著述如學的世史正綱大學衍義補家禮儀節蒐羅古今斟酌可行總數十萬言可以廣益聰明而權衡百度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晚際　孝皇召登內閣凡人才進退政事舉廢惟祖宗舊典是循其爲文務渾厚深黜徼名詭行亦以覘大啓沃　上心

何喬新南城人性嚴介耽墳史廣購書讀之每上下數千年事論辨異同前哲不執沿成議富於著述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歷官尚書其經畝注措皆翊正國是粉飾太平之具平生文學氣節而聲色澹然謚文肅其節惠雖克當其情實出異數耳

禮部尚書倪岳謚文教上元人生而瓌岸穎秀異人潛心經史世務煞亦考語凡民政財計邊情罔不留意弘治中每大廷集議公慨然高論多所裁定

尚書林瀚閩縣人謚文肅剛方廉介臨事公平弘治

中爲祭酒待諸生嚴而有恩其規條不爲勢家子及請託所移故胄監有羙費入堂正公悉貶之官購置諸署廨公尋祭酉務凡有經國重務輒上疏極論皆剴切無忌避正德初忤逆瑾左遷藩祭復黜罷瑾敗召還舊官

謝鐸黃岩人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燒然清修勇退恥絶功利不爲時局所惑弘治中爲祭酒持以身教復嚴約束明出納廣建置上疏正文廟祀典及申明補敝舉墜凡所建白皆師古義不徇俗見一時士大夫所推重官至侍郎謚文肅

蔡清晉江人餙躬砥行不入俗浮靡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宋四儒爲眞派生平精力盡於此摩擬闡解一時學者所宗曰虛齋說也正德間爲江西提學忤寧藩欲傾之遂致仕

程敏政休寧人風神清茂博學攻文辭力模精究欲泝伊洛宗旨誠本朝操觚巨匠嘗定祧廟禮議立奉先殿訂文廟從祀及集文衡爲道一編咸鑿鑿服人公坦直不自賢貴升其堂者叩之無際　孝皇甚器眷之後言官誤以中公公防世之疎亦不咎人也

楊廉豐城人好學攻文辭以宇宙內事當盡索理會凡禮樂兵刑之說及計賦數算雜藝稗談各取而玩之壽復歸其遊騎低昂百氏而權衡程朱公厭俗狀於功利不嗡嗡向前以庶吉士歷官宗伯嘉樂退休之心老而彌切誼文恪

述諸君子之志不眉目前俗吏規規事為使能大畢其志迪知忱恂則治安之福又何可量耶

大學士徐溥宜興人當弘治盛時入掌機務因事從容調劑甘苦溫容柔裕使人能各盡其才盡其心能不倦不矜坐弭讒怨而消爭修培養國家元氣

然救知州劉遜之逮獄却應製三清樂章文凜然不可犯者時李文正亞公職而所上章奏皆出其手則公能用才可知矣謚文穆

李東陽大學士茶陵人謚文正文學雄傑一時入內閣在弘治中議罷訊安南止燒煉齋醮救劉遜逮繫及屢上封事復平章奏事禁李廣乞祠額寺僧入大內在正德初論息政救安奎張或楊一清論為君難及指失政數事論邊軍入衛不便救逮問匿名書章翰炳然於公多之時海內治平人思藻麗公當國各以文翰淬礪以競頌物於是王九思

王鏊夏鍭羅玘喬宇邊貢郡寶熊桂殷雲霄徐禎
卿顧璘李夢陽何景明董羣然起矣
劉健洛陽人弘治二年入內閣正德三年罷正色立
朝以老成率僚下凡諸僚下謁私第者不與交一
言及入朝事關大義累數千言不乏弘治末年諫
怠政設醮武當諫建塔朝陽門外諫撰真人杜永
祺等詰命法言盈庭咸被采納正德初公感受先
朝顧命盡言無諱瑾瑞用事焦芳私媚之以公同
鄉不附已遂力攻之罷
吳寬長洲人行履端潔識趣高邁居官務簡慎不欲

涉據要津雖優召屢留而引退不置不為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精妙嘗上疏勸東宮出講及議差祀慈懿禮侃侃便殿之對其事才益不之也宮至禮書謚文定

馬文升鈞州人性儉介以身殉國艱險不避敷文飭武名聞夷夏退然若不敢自勝當出總機務生擒達蒲四殲李胡子火鴉兒王彪追斬北虜平章鐵烈孫三靖邊犯興復哈密國處置貴苗建夷火篩會忙陳鉞汪直搆公戍重慶公屹然不為動晚際

孝皇柄銓府倚毗甚隆謚端肅
耿裕盧氏人初授諫垣遷禁林長國學擢宗伯任太
宰坦夷無物羽儀多士不該愛憎惟理是若而民
用具瞻足爲老成之器公於弘治盛時宜無所見
天下以心服其德義曾不待聲色說言也
劉大夏華容人謚忠宣明識治體忠誠廉潔自兵部
郎至尚書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於功名富貴子孫
福澤泊如也當出而靖難者三行邊者二治水者
一所至有成績　孝皇眷注於本兵外凡國有大
政大疑每召公至內殿面議或令隨御史中官進

聞久則令中官持護以出嘗令公密進幀帖公對以恐開斜封墨勅之弊不敢從公在本兵臨事有明正德初忤逆瑾搆戍肅州

戴珊浮梁人謚恭簡德氣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自御史至掌院章奉職惟謹不為少撓借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公屢靖寇輒磔渠魁其釋活甚多鄖陽豪右寇流聚令刻日為首練士卒能自制營陣法孝皇每宣面問移畧公從容啓對多所裨益

張敷華安福人謚簡肅果介不隨風采凝重辨義利

若黑白事有不可不為遷就不以進退得失動其心初歷藩撫賑饑弭寇處塩課以濟民歉後督漕黜貪整務及掌院章請嚴天下貪酷之禁留神穀運寵臣有坐法不少貸時咸畏之正德改元令致仕蓋不諧於時也

韓文洪洞人謚忠定風骨玉屹蒼厲克養夙夜黽黽以忠愛為主向初在科勑都御史王越驀過逮訊幾死後為戶書剗積弊均會計時宣大聲息又值國恤大婚供費不貲公悉心經畫緩急以濟公勑太監苗逵征費無功追究羽流妖術抑戚畹中恣

奪正窩占引盬沮乞討織造逆瑾熾毒公首抗章
众論得黜罷復揑旨逮獄罰米三千石
許進靈寶人謐襄毅偉器度湏風論嚴法抑情不貸
權貴初授御史遷副使皆有聲及巡撫大同嚴爲
飭備武邑王聰沐不律奏置於法又奏太監石岩
爲岩所搆降知府尋虜犯西陲起公巡撫甘肅乃
調赤斤罕東諸夷爲聲援督大軍冒雪夜進遂與
後哈密累轉吏部尚書忤逆瑾罷黜復搆公幾至
不測
儲巏海陵人端默凝重雅操不羣而長才傑出尤足

以濟事爲考功大　巡撫戶侍所歷職咸克舉之
遵逆瑾不爲屈精藝翰且好文世有才滯於用無
遠近務援引焉

謝遷餘姚人貞毅天賦豁豁不設鍵械然淵裏寸尺
劑發如響以狀元陟樞要率履始終不爲越進不
隱賢亦無矯拂於時未嘗以世升降自爲低昂識

文正

陳恪歸安人狷澹劼毅卬首如礙然令縣視民如子
爲方伯家食會歲歉饘粥不能繼薦者謂其永清
玉潔云官至大理卿

英景震嚴梁棟森列不有其後幾其替矣而憲孝相承仁厚賢明之治又能灌洽而培植之幾四十年豐芑流長阿蓍道茂萃發於一時是以碩才輩出文明化光猗歟盛矣當是時海內晏安含哺鼓腹郁郁乎太平氣象不知帝力之何有究厥所自其誰以爲遺也獨念諸君子保泰之功能備九三之德悉艱貞之義乎夫后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民陂平復往不可不畏耳

彭澤蘭州人骯髒山立競風致劇操切官箴以廉以持且疏闇能任人遇事無所避所至文武著聲大

者荆襄奏俘及執議哈密官至兵部尚書

王雲鳳和順人廉靖剛方言動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暇則以史冊爲師當事無忌避與人交侃侃正誼有壁立千仞之意初釋褐觀政禮部知同榜蔡清學傾執弟子禮常處部小署中朗聲誦讀不徹未授職輒疏論國奸後爲都御史俯尊延訪務爲民造福視官如傳舍

員外郎葉劍豐城人剛敏守法務以正自持居刑曹廷無留獄有事干貴戚如法不少貸遇廟堂大事輒直言弘治甲子南畿災上荒政四事乙丑應詔陳八事正德初疏請釋給事中牧相徐蕃戴銑等六人以來忠直起用劉大夏以收人望皆切中其因事陳言如大理寺止應察駁不當用刑訊刑部大理堂官序坐宜照品級寺丞不當居侍郎之上得俞旨為例人服其識

楊繼宗陽城人好善惡惡自性成人多憚其方嚴至忠孝大節議論風采人皆信而欽之為嘉興守以

隻篋孤臧赴任勤廉厲政民多受其潤尋長浙憲
振肅綱紀初藩臬諸司民苦供辦鎮守中官日費
既給萬錢公一切罷之歸囊惟律書數卷而已後
巡撫順天奪還官戚占民莊田權貴欽迹成化乙
巳以上疏左遷弘治初復原官

董杰涇縣人具器壞瑋議論謇諤不能屈以非分氣
行行危直自州郡起歷都臺志切民瘼激揚承宣
終始不怠凡京輔青齊湖湘河洛之間所至懷公
之德正德初江右賊詰熾掠公爲平之
丁璣冊徒人餙躬勵行持護名檢企志古人之學日

以經籍摩擬而患未得所師初爲鄉史上疏諫用萬妃 憲皇怒逮繫命擊齒落公毅然不爲動後擢憲副提廣東學政死於溺家業蕭然曾未嘗入念

林俊莆田人性簡檢居官廉約至隸金公廩托以謝之厥末俗侈泰欲以身爲表率自筮仕迄歸田進退無瑕纍可議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左道進公極論之巡視江西先事發廢人奸後尚刑書執法不苛理崔文私人李鳳陽獄不廉申憲遂致仕

王鴻漸南陽人崇實黜浮誠信與物讀書以窮理致

用為的雖一字異同必審其義之所安善觀史務審得失辨邪正尤明習國典　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已之詳皆能一一言之官至尚書謚文莊

張芝歙縣人讀書慕古人之學意氣炯炯弘治中授評事嘗嘆曰一職所效有限言而見聽所及者廣禍福非所計也因屢疏上陳無慮數萬餘言皆見施行正德初論時政缺失欲正體統以收威福以保祖業言俱剴切通政司以犯權倖不敢進尋權憲副風采凜然格奸正法悉有成績及督學政懇

懇道人自力

陳壯京衛人弘治中爲御史鯁介特立雖涸轍都會而性氣山林不能與物湛浮遇節義廉潔士即傾心向慕其嫉惡若將晚乎其身家橐素取與一無所苟弘治中任南臺力操風紀及轉佐憲臬悉心綜治持法惟謹尋致仕

李應禎長洲人介約寡諧合領鄉薦入太學有中貴欲致爲塾師固拒之爲中書班伍同官乞改教職嘗以例寫佛經上言不當尊奉異教言甚訐直雅好古博學喜回折人過卒之日無爲歛衣人營其

楚事

憲孝建極國運壯氣興賢毓才上述諸君子昌渾厚之流者也茲述諸君子昌英發之流者也明篤飫深化行亦顯而盛衰倚伏之機固已兆於此乎

又曰能養而不能用人才亦無所見大壑縱巨魚羣公之幸於遇乎

陽明王先生守仁餘姚人自少負奇氣不欲為俗學所困乃遍求百家二氏有所得輒察其敝輒逃之他求如是者數過乃獨得不傳之緒輒喟然嘆曰

致良知平生三字符不可易也於是風動海內英才就學者輕千里而至先生奮然崛起挺一齊於衆楚之咻聽其言彭髦心醉雖負氣執已見者亦自致疑官至尚書以功封新建伯勳名日盛駁歷政繁而時不廢講人以為真能致良知無疑也

此學纏綿至陽明夫子然後大明樞後時惜不得登其門盍嘗追附致良知之說以為千古血脉流行化生之機寂情感滌慮見而開聰明無古今賢愚所共具何其易也而昧之棄之假借影響卒弊於梏心師心又何其難也不實體而

靜研之豈願學之誠乎樞竊以良知爲夫子色相以省提爲夫子聲欬以討真心爲夫子刺贅而愧於謝鈍菲菲太虛孤懸一掬其誰聿以助予而志同君子咸定於自審天下斯文之幸也

楊一清冊徒人博學有用才久官陝西督茶馬條上五事監苑胥庇修復靖虜諸城莊浪諸隘花馬池諸要害罔弗振耀虜大寇固原公單騎馳往亭驛預設伏寇聞霄遁復條上軍務及興復河套事宜忤劉瑾逮獄尋復用會張永征安化公授計殲瑾悉復入內閣朝廷有大疑公片言以定公援拔士

顯體局宏肆卒以是受詰云

楊廷和新都人久入閣漫無所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天下洶洶侍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啓　太后請亟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　今上禮下詔紀元踵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後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孫燧餘姚人樸謹不外飾然性明澈臨事縝詳自刑

曺勑讞刑徽會瑾橫嫉公連坐贖罰正德末年江西宸濠蓄寘謀已漸彰當事者撓公巡撫其地及謀悉大著公屢疏罪狀以聞俱為中道遮匿弗能達乃與御史范輅參議陳洪謨副使許逵協謀峙粮餉旅布守要害未幾宸濠起兵謀及公不屈死之謚忠烈

許逵固始人初為樂陵令以靖寇功陞僉事尋轉江西副使時寧藩起叛兵縛巡撫孫忠烈將殺之一時官僚駭愕不敢言獨公反覆辯論且厲聲大罵慷慨激烈并命縛斬於惠民門外刑時公顧孫忠

烈云早不聽我言當至此公生嘗有先發後聞之
討爲忠烈所阻
吳廷舉蒼梧人耿直雄傑百戰不回從學於陳白沙
爲縣令以忤上官構誣編管起爲府同知轉兵備
忤鎮守潘牛被憨於逆瑾矯旨枷號錦衣衛門月
餘幾死復編管又起江西太監姚源洞亂被執入
賊巢欲加害公挺然不少動色且諭以順逆之道
賊感化禮公甚厚歷陞尚書士類傾服
胡世寧仁和人偉器局雄視百夫而才畧足以副之
初仕江西忤濠爲其所構坐發戍復起歷巡撫所

至有勞績禮闈孔棘公亦預當一面然獨惟公疏論議和平雖雖鳴蠻無詭遇獲禽之意公外矯矯而內縷縷揮霍詳明淵平莫得涯涘之也

黃篁武選郎莆田人沉敏好學志於殉國當武皇欲南巡詹疏六事留之甚劉切語刺倖臣江彬時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彬矯詔迮跪二臣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斃杖下君幸得甦以詩遺其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無所悔之也

徐文華嘉州人莊聲偉然克克諫任人不敢撓以私

忤逆瑾坐戍尋起歷官大理丞凡朝廷大議會公
讖雖未列見羣長模糊不敢發輒抗聲剖析衆亦
愕然唯唯後以大獄罷
王廷相儀封人氣韻亢不能挽居諫臺敢言謫縣丞
益自勵贊理留都職舉弊絶後久綰院章風表百
司凜抑奔競有要地衆趨禮趨之獨不往志好文
廣集百家言苦恣探究述雅述以見向晚尚玄術
羣小所慍者以是黜之
梁材上元人檢滌自飭恐恐惟時套所晚爲縣令著
勤民隱節費恤徭任臬長慎察屬省諸僚治狀會

大朝一一犁對以為黜陟有不協者力諍之時謂大服輿論他時未有也後尚書計部值大工及邊務倥傯公毘勉籌會以給之太倉老庫銀四百萬執不敢動其守法類此

石珪嘗城人澹約性成躬自戢位踖台鼎供具如寒素士正德末造後局肇開公不逐時好然亦不迴立異幟嘉靖初入閣嚴誡閽從不濫交與謁者以帕為儀受則還贄致政歸行李及奩配不滿一輿

汪俊弋陽人敏而敦交而能篤克敘倫誼質心善世

雅不與俗詭儔官大宗伯會議考典力諍之雖其
明之未詣盖不自輕於同也
穆孔暉外樸內辨精肆舉子業每因文得悟陽明先
生主試山東以篇句時有發明拔第一後爲學士
不依違時徑雖非涉世利器其坐鎮相觀雅俗之
不可無也
邵銳仁和人顧名檢篤孝義澹約素持退然若不勝
衣科掇春元而自視爲不文位躋卿長而家如寒
士爲提學以敦行風士忠信之稱鄉評朝議同之
鄭善夫候官人性疏闊無留伏爲禮部郎曠志辭榮

博學爲古文尤長於詩義不詭於風人浩焉仰慕縱遊名山川其意嘿嘿如也正德末以養痾終其身

程啓充穎發有雋才銳情許國通諳典章爲明卿史敢言執憲諸寮長倚以爲重一眚大獄戍廣右

吳昂海鹽人廉靖清約隨所寓歷悉著善政民至涕泣扳送之及歸老誦讀不廢如書生然

孫一元不知何許人浪跡江湖手槩軒逸耽笻富貴詩善風格爲名家然實假於詩洞究典章可以致用凡假廻悉不苟動發矩度衆稱隱君子云

楊寀　生平廓落無所容慕古不弄與人不詼樊圃每任真獨了為有司隨在有惠政官至太僕卿當嚴慎之地亦率意以其素施之乃獲罪

徐問武進人準操檠約述古以為法程復凌躐文壇博採事奧官歷躋上卿隨詣著勤推賢士屬毛憲武進人質直勵飭脩夾勉敬義篤於宗姻戚故人以是多孚服居諫垣忝忉剴激

金洲嘉定人質疑麤樸趣專著已謂道關倫修則於所厚厚之謂學首言行則有物有恒謂政在愛民則運心惠鮮由食息致嚴必欽有繩律令邑民深

德之

正德諸奸之黜也八黨蛇蝎義子鬼域四家兵豺虎域中以為擾攘而國是尚具清議不衰其宦官蜂使武臣狐假文士狼跋天下以為消耗而計費有常各檢自立是以修身之士皆得各從所欲而習氣依然憲孝之遺也濟濟傑碩魯何少耶所慮以講學為諱不能發明飭蠹之實申後甲而意承考安能保其往之不見吝乎

羅欽順泰和人莊篤由衷動執型架不能撓以非因自號整菴人固信其為整也凡出處取與必欲即

有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其教人每以是致嚴官至尚書甘茹清素晚年不下樓數載以終

桂華安仁人嚴毅天成步趨矩度而克養成見動自有執由身而家日有定課尤以厚風俗表鄉閭爲務世道王猷偲偲屬其圖畫止一舉

何孟春郴州人述古績文厲克自持欲以行其所知雖於世有所睽牴不爲毀方考掇故實多著撰將執此以往官至侍郎

許誥靈寶人究心玄微求明性命之說乃浮涉經傳

嚮掇雋腴直欲與古人定同異之案其得悟莫得而知要亦注情者歟

崔銑彰德人自少負奇器賢探聖援淪淪修滌昂藏馭世煞辨三志去取不欲自詭於俗洽涉典訓繕心旨歸廣授徒以師道自任其肆爲文辭亦瑰瑋自發不襲人居翰苑以爭禮罷職復起爲尚書謚文

呂柟高陵人學以躬行爲務大意宗朱而時小異之開誠與物和氣襲人無遠近賢愚無敢慢至義理所執則鏗然競烈置死生利害弗顧也平居偉重

不妄言動亦不泛比人當禮圍甚急公不仆幟坐
貶後起為侍郎

魏校崑山人雅慕聖賢體用之學乃肆力墳典博求
於仰觀俯察經畧民物事鉅細證究且曰當於欽
處為舒復求之靜坐以澄其本於是內外交養之
意日持矍矍事必先有成法儼然朝夕守而弗渝
官歷提學祭酒太常卿澹若寒士

何瑭懷慶人篤邃古誼雖世局變推而公不受染當
逆瑾熾威羣寮入見有跪禮公獨挺乎自立瑾大
恚然止奪公官後起督浙學尋致仕張內閣當國

甚器重之舉翊　聖治期大用之始入京胥皂輒面數張十三恣衆爲謾然官至禮部侍郎

王思編修泰和人端謹不放孝友忠義正德甲戌抗疏勸　武宗抑情慾歛還蹕以防外患謫驛丞凡九年四方從遊者衆正心誠意之學多所闡明

今上卽位復舊衙後以爭禮詞劇峻斃於杖下

張邦奇鄞縣人秉毅才鉤稽百家言欲盡物業散殊而溥運之迺步趨前懿嘗夙興叅空默省執事敬一語仕陟尚書謚文定

功化積而治運昌則人文蔚勃而正學漸明內

脩切而講見叢則眞意流行而夾敞交力當良知學倡茲諸公適際傘起道誼辨雄吁咈情契雖非直打合同而揚闡廸知眞脉已畢驗菁莪之遺矣顧不盛乎

良知之講布四方之知而應之者能輒奪其沉痼如雲龍風虎其勢蹶馬以起有不可以枚舉其若肖而速顓迄於今不鮮儔雖淺深漸頓生熟弗齊要能块向背之機矣炳炳在生例未即述惟既定盦棺爰爲舉之有王艮泰州人超悟於漁塩之中能衍說善徒擔荷甚力有薛侃揭陽人冒衆疑而信

之卒大有所就以廣其傳有董澐海鹽人老而從吾所好有周衡曠廢力於自得有楊　楊　鄭潮陽人徐愛餘姚人竭其才以夕死為志有朱節山陰人能運於展采為名御史有王道武城人雅重能為國師有馬明衡莆田人秉直耳於辭榮有應良僊居人應典永康人堅持不失於顯晦之間有葉元亨武陵人忘軀以從義有蕭璟辰州人英爽不懈其趨有蔡宗兗會稽人毅確不詭於俗有李中吉水人金克厚僊居人以質直得之有舒芬進賢人登殿元務着已貴當不膺於中

極乎哉良知之學也不費辭而道備乾知太始之知也此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乾以易知知之上不容登耗毫末故然補之以人力則非易天命之謂性言是物也錢友德洪嘗曰克塞天地間只有此知天只此知之虛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靈妙日月只此知之往來人與萬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則此知之精粹也此知運行萬古有定體故曰太極原無聲臭可

卽故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則通晝夜被四表徹古今無有乎窮際究極其微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極乎哉其良知之學也養而無害其知易之難者乎夫慕學而不得其所爲學過信良知之易然耳以後世之欲之質之習之功欲易良知以爲過信乃學之所爲病也是以梏心師心能無懼而圖之可乎若夫于何而養于何而無害則有良知在諸君子云殺其所至不得深考愼而致之是在未死

馬永通州人將將讀書負忠義身當鋒鏑而左右毛

雖志在驍悍而出入矩矱文學士咸敬重樂與之遊而公亦自任初鎮延綏後鎮遼東恤養戎伍與士卒同甘苦所至感若父母而防禦飭嚴敵畧沉窓雖不能大值顯就而多無失事

本朝武臣至是一大變而人欲務文矣究厥所原國初以將對敵舉動自由以漸而制於羣璫之出鎮乃設巡撫以制羣璫又以漸而制於巡撫之總督重臣握兵權籍巡按以為糾察又以漸而制於巡按之翻異隨在掣肘不得不文以為自禦之計且文臣輕辱鄙陵動以不識字為

詡及其薦剡則右文而後武又不得不文以爲自立之途於是天下靡然從之莫知其自爲武矣此豈安不忘危之道哉而爲之文學士者反學射習孫吳之書玩三式法然則武士在天下其終不能自恃而文之過於文亦可見矣

席書遂寧人志宏敞好學有沉慮讀書恒自出己識不襲勦成說歷官巡撫所至有治聲適今上入繼大統考　孝宗公奮然不平具疏乞正之大禮成轉禮部尚書時兩家聚訟氣激黨成公雖堅豎禮幟要之不失和平務存國體不欲因此以傷國家

元氣以故黨似如讐獨不甚恚公也

張孚敬原名璁　御賜今名永嘉人少負學久困塲屋性競直不隨物見事輒言之不爲忌隱爲進士觀政時　今上入正大統以　興獻王陵在藩府下禮部會官議王祀稱號公即上疏辨　今上乃繼統不繼嗣時論交擊之復著大禮或問二十三條以上舉朝若讐大禮成　上倚眷特重入內閣

　上方勵精堯舜之治夙夜夾圖忠直自許而苞苴不行百執事肅然就職

桂萼安仁人家學懋修自少負奇志動以古人爲慕

常謂事必有法必豫爲理會以儲經世之具三任縣令所至政善民安會議繼統禮羣疏不伸臺閣布忿　天子方持終天之悃公衷衆論以上而謂強臣執國柄欺　天子幼冲　上奮乾綱大禮立就乃眷注公歷擢冢宰入內閣公引拔賢才温裕識治體

霍韜南海人性介特任眞劇猷流輩所爲而時欲矯之自負經濟談當世務亹亹任兵部主事會　今上入正大統考　孝宗乃三上禮官書奮言不當繼嗣說不能行輒飄然掛冠養痾曰我何顏立無

父之朝哉大禮成起公歷陞尚書公怒人不移事薦人不病其犯又善惜才無忌心其嫉惡獨至甚云　天子雖注眷亦懲其狂曾逮獄

聖天子嘉靖中興奮思隆古之治一時習與皆不當　上心而四三君子適以議禮顯由是拔躋崇階以慰　帝佐豈以酬功爲惠哉而一時建業呈勞鋪宣　盧德剗剔宿弊漸追　祖宗之舊亦可謂蔚然盛無以加矣而其銳前之志當有勿恤有福之圖寓今後無疆之貽則全善矣

監生石大用蘇州人正統甲子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務強力植志會祭酒李文毅公忤權璫困首木於監門三日不釋時炎暑蒸鬱病昏不能勝石義激於衷以隻名具疏懇請自代謁銀臺則懼之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金釋之在廷文武臣咸嘖嘖賞求識其面

趙同魯長洲人志氣高邁自經子百家言靡不涉獵下筆滔滔莫能禦身居田里喜論當世事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病及時政缺失憤然若迫於身有裘巡檢王御史誣民爲軍盜能奮力諭而遏之遇

歲青輒陳白拯濟方切中時巡撫王端毅公大奇之嘗論三吳水患特起白芧港之議越數十年後果發工如其言

韓慈成都人將家裔也自弼飛霞不樂仕自負悶悶槩人善詩文沉機遠畧有不可詰其際者知黃白之術托談醫事後改姓白自謂能點化已姓天無一地無十脫去其畔皮囊故昔韓而今白矣彭幸菴總制川廣陝軍務勦撫流寇計多出飛霞功成而人不知

世不乏志士匹夫耿然則隨所運用三軍不可

爲奪而兒於務禮知文之士哉天下有三志而志富貴爲民下然能以富貴爲志者幾何哉世多垂涎染指而終貧賤盖特意興所發不足以言志甚哉志之爲難立也若三子者可以言志矣雖然一年而離經辨志期王而王期覇而覇能得其天之所以生人則知我之所以爲志又烏可不慎乎哉

太監雲奇南粤人守西華門邇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謀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　太祖往觀鑾輿西出雲慮必與禍急走衝蹕勒馬衛言狀氣方勃峍

舌駃不能達　太祖怒其犯左右撾捶亂下雲垂
斃左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　太祖乃悟登城眺
顧見其壯士披甲伏扉帷間數匝呼返擬殿罪人
就擒召奇則息絕矣　太祖追悼奇錫贈葬令有
司春秋祀之墓在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
太監阮安交阯人清苦介潔善謀畫　太宗營建北
京及治塞陽村驛諸河皆大著勞績諸屬一受成
算
太監陳無交阯人永樂五年入宮至景泰時卒歷事
五朝保抱皇子四夷征討悉與行賜更名姓曰王

瑾寵賚爲本朝中璫之冠　太宗賜範金圖書四
忠肝義膽一金貂貴客一忠誠自勵一心跡隻
清
太監沐敬建文宮中人　太宗北征四十日不見兎
兵困糧竭六卿勸回鑾皆鎖項敬復苦諫　太宗
罵曰反蠻敬舉首曰不知不知　太宗怒命縛斬
之敬言猶不已　太宗悟曰使我家養人悉如此
何患不好遂釋之
大監劉永誠虎視屹屹便習騎射三扈　太宗壯征
奉　宣宗使偵漢邸逆謀三帥師討兀良哈俘戩

無筭捕執磁相妖人李宣張普祥　英宗朝監鎮甘涼耀兵境外慶陣於沙漠數取勝擒其酋景泰末召還總督團營南城之謀預勤披甲獨以滿盈索退姓屬令辭職遺築杜謁泊如素門成化初具辭累朝所賜産第祿從

太監興安性廉守不能干以私當國家多難景皇縱樂中外恐恐安雖短於才能諮信二三故老贊襄收正盡其力之所可爲但廷議迎駕多沮之盖甚不得已者也潛諭默挽興之力居多興好佛甚遺命化沉香龕子粉其骨作浮圖供其不流染本習

亦以此

大監懷恩成化中以直道黜居鳳陽弘治改元召還司禮監預聞　朝政孝宗信任之恩首白內閣萬安不愜人望王恕以雄才淪落宜黜安進恕　孝宗即罷安召恕爲吏部尚書

王岳何文弼弘治末年賢宦閹力抵戚畹張司禮李榮希內旨杖之憯甚迄死罵不絕口岳清介不伍俗正德初劉瑾等用事出岳居東廠每維持士節執法認真諸要門各遣緝之科道官走謁岳門岳以正對瑾因中傷岳駕言岳授意九卿等官令論

列閣宦且云請試之諭岳欲杖朝官觀其解否武宗如其試岳果長跪乞宥　武宗怒甚謫戍李陵行至臨清賜死於舟中

太監蕭敬詳諳國典持重老成歷事數朝正德中諸奸疊肆誣　上行私　武宗每召之問輒對非先朝故事多所救正嘉靖初言官交中之以罷司禮黃偉呂憲晏殊嘉靖間太監清苦雅重屏徹華玩動以書史自隨恂恂然有儒者風所鎮之地軍民皆被其澤文臣之守土者或藉以爲榜檠不敢就墨恣自壞

孫裕　孝皇時舊璫嘉靖間懷　孝皇不考及戚畹罹憲泣控　天子頗踰激　天子欲明倫執法撻之遂自縊　廟中

孔子曰有教無類以賢品人則於我無黨以德容物則於人無比每見縉紳道中璫多切齒孰知有傑然者架出吾輩上為縉紳所不能為之事乎故君子以虛應天下能收羣美以共歸有極則治理猶反掌若王何今長老尚能道其行事敬禮之若黃呂妥于親見其賢當效法之不暇而能自外之乎昔劉東山者　孝宗幾誤加

怒而太監苗達力救以解遂成明良之遇則若人者不惟不相仇反以爲容於吾輩而視吾輩不爲其所笑耶

冷謙羽士武陵人能審音　太祖命爲協律郎考正樂器樂舞凡宗廟中和韶樂及朝廷大樂以至迎膳等樂琵琶箜篌等器悉是正之其韶樂大抵因王虔休蔡氏新書能究其辭意而加以四清聲音律尖高非昔比矣官至禮部尚書　太祖問其八音之理對曰聞磬聲關係本朝士臣廉節云

袁忠徹南昌人風鑑術神驗荷眷五朝寵渥殊至官

至尚寶卿未嘗籍恩以張於世每因事納忠讜議屢出如終大孝之情而慎密機事論養賢之實而贍其取給乞賜孔子玉軸之誥歷言遣使取寶之非議武職宜唯終喪諫服藥勿信方士皆喋喋弗沮利害

蔣用文句容人醇厚恭謹知當世要務以精醫官太醫院使每侍　仁宗隨事獻規益亟請寡欲清心以強聖治問保和之要則對在養正氣問醫效何緩則對善治者固本急則恐傷其本賜第則懇辭乃僦居蕭寂寞晏如也時朱丹溪徒戴原禮自負

空海內見則推之盆儒而醫者

彭德清欽天監正扈從　英廟北征時王振擅權威焰震主大臣咸俯首順命初出師金星犯亢明日黑氣四塞又越二日火星犯土彭厲聲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踈虞誰執其咎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尋被害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正德初因劉瑾亂政上言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機天旋天權星不明宜絕出遊嚴虢命閹內侍寵倖又上言連日霾霧交作爲陰干陽小人擅權叛上之象瑾矯詔杖三十又

上言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東西往來宜思患預防瑾大怒復矯詔杖三十發戍肅州道卒於懷慶妻斬蘆荻覆尸塋之

昌爲而藝成之爲下也言無大也昌爲而無恒之不可巫醫也言無實也大小以人言妄實以心言舍其心以爲人豈惟巫醫隨所之而不可者也而世之爲藝者舉無若數子人信而稱之則豈皆無其心者乎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與蹠之分於此而已矣曰然則其所照於事者非心其誰曰以妄

而爲照也照則無大小皆實心則無妄照皆存數子之爲心與衆人同而衆人不能如數子之能爲用或爲利動或爲勢林或爲氣昏或爲習怠或爲見移而照者妄矣此有恒之義入德之門聖功之本也

鄭牢廣西總戎府老隸性鯁直敢言都督歸覲威嚴不可犯每醉後殺人牢度非其罪輒留以俟其醒由是賴全活者衆覲旋德之繼帥山襄敎素蕉正下車輒延訪耆碩可任以言者入有以牢告進質之曰蕉爲官本山曰土夷之餽不納則疑奈何牢

曰不畏國法畏蠻子耶山笑而納
楊塤京衛餘丁卒當袁彬忤門達構誣重情舉朝冤
之莫敢鳴塤素不識彬擊登聞鼓懇疏暴達罪并
下衛獄達姑緩塤使誣連太學士李文達主使塤
佯諾之及會鞫午門前乃願伏無他及人吐舌壯
之

或疑二夫之取也何居予曰能舉斯心加諸彼
二夫長於天下曰一事長矣不已淺乎予曰士
君子廣知識多思致能枝畧如太倉陳貯不能
取一粒入口而二夫者升斗之積饑即入炊以

當七二夫多乎士君子多乎曰然則不待學矣予曰抑非也隻口之家苟延并斗富合四海而無太倉以爲百萬積貯焉能國乎曰學之何如予曰有土斯有財因吾之土而入吾之財未嘗取諸其外心吾土也多識前言往行心以蓄吾德也曷有外乎曰然則典籍非所用也予曰抑非也典籍吾培塿也師友吾耒耜也見聞吾同作也事爲吾歲候也由是而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

斯集也凡若而人有聖人之學有君子之脩有

善人之質有有恒之心斯四科者不於文不於行皆自其心論之非其心則弗取也然取於見聞之所及取於心思之所到弗及弗到其所缺者多矣姑俟續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國粹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唐 楓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五二一七